

随想录

不止一次地看见这样的文字:让我活成一棵树!

多美呵,扎根大地,仰望天空,搏风击雨,总是郁郁葱葱、又生机勃勃,还可布下一片绿荫,制造氧气,给人以生命的活力!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棵树可以被无辜地杀戮,没来由地枯萎与凋亡?活成一棵树,只是一个死亡的理想。

有例为证:我居住的小区里,杨柳沿河飘荡,樟树终年绿意盈盈,金秋十月,金桂开了银桂绽了,浓得化不开的馨香飘逸,还有不少其他树种布植角落落落,其中包括十来株广玉兰,小区也就四季有绿了!可是这些年来,有车一族骤然猛增,停车成了问题。为了解

小小年历片

邓宾善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中期,年历片曾风行一时,是那个年代人们随身携带和互相馈赠的重要物品。

年历片诞生初期,题材上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品种单调,数量不多。1971—1973年间的年历片,从题材上可归结为两大类。一类为革命样板戏题材,如京剧《红灯记》、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等;一类为革命圣地的题材,如《延安宝塔山》、《党的一大会址》、《古田会议会址》、《娄山关》等。

1974年后,年历片无论从题材还是形式上都有较大变化。从内容上看,风景名胜、工艺美术和样板戏以外的文艺等题材大大增加。从形式上看,出现了不少文字烫金和中英文对照为标题的年历片,色彩艳丽,令人耳目一新。尤可注意的是,还出现了少量广告性的年历片,“六神丸”、“双宝素口服液”等当时的一些名牌产品,就曾出现在年历片上。

1975年是整顿之年,这在年历片中有突出的反映。《风庆轮首航远洋胜利归来》、《三百吨大平板车在大西南》等年历片,都呈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这两年的年历片,还有一大亮点:以

梦中天使

张才昌

小朋友,你们见过牛吗?那是一个腿壮体健的庞然大物。小朋友!你们见过蜗牛吗?那是一个是蹒跚无腿的软体动物。有人说:“老牛跟蜗牛是冤家”这事儿你信吗?

幼时的农村,没有空调,连台扇和吊扇都没有,唯一能催风驱热的工具是芭蕉扇。夜晚,家里又闷又热,外头可凉快着呢!躺在门板上,仰望天空,夏夜的星空美极了。妈妈一面给我们打扇驱蚊,一面给我们讲牛郎织女、嫦娥奔月的故事。大概因为听多了或者说听够了,我们不再专心听讲,却专心地把玩着玻璃瓶里闪闪发光的萤火虫和纸盒里爬来爬去的蜗牛。

“妈妈!妈妈!为啥牛棚那边的萤火虫特别多,而牛棚那边却捉不到蜗牛?”妈妈随口说:“牛尿是咸的,把蜗牛都腌死掉了。”弟弟却说:“妈妈!妈妈!那天我看到一个蜗牛在老牛刚撒过尿的脚印里爬过,怎么没腌死呢?”妈妈就说:“睡吧,睡吧,都说‘老牛跟蜗牛是冤家’,蜗牛怕老牛。”“妈妈!妈妈!老牛那么大,蜗牛那么小,老牛干吗老跟蜗牛过不去呢?”妈妈被问得没辙了:“睡吧,睡吧,蜗牛太脏了,我们

决这个难题,管理方发了调查表,征询业主意见:毁掉部分绿地作停车场,如何?出此下策,实乃无奈。大多业主也只有打勾同意了。不料岁月叠加,小汽车叠加,车位又紧张了,然后又又是毁绿以增车位,这恐怕是如今社区管理遇到的普遍问题,也无可厚非。

但是,还是有可指责的地方。我家小区第二次增加车位时,在几棵广玉兰之间铺设了黑色的沥青。这还不要紧,要紧的是沥青铺到了玉兰树的树根部。前不久我散步到这几棵广玉兰前,我的天啊!有两棵广玉兰的树叶已然全都枯黄了,还有一棵也有一半多树叶萎顿了,恐怕过不了这个炎夏,到了秋风乍起时,也就呜呼哀哉了!就这么两三个月的时光,三棵栽了十多年,

长势茂盛并已年年开出碗大般花朵的广玉兰被折腾死了!

绿化不仅美化环境,更能在阳光下制造氧气、净化空气。而一棵大树产生的氧气远远超过一片草地的产氧量,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吧,难道小区的管理者对此不知道吗?树要生存,根部要留出一定的空间,不留就不透气,犹如人的鼻孔嘴巴被堵住了,不闷死才怪呢!如果对此不了解,那叫无知。如果不是无知而是故意为之,就叫杀戮,很不应该的!

从此散步到此,总有一种莫名的愁绪涌起,心戚戚步履沉,挪不动又急于离,像要逃亡死亡的陷阱一般!

去年冬天,小区里长得很旺茂的樟木树,突然之间,有十余棵被砍了

头,只剩下光秃秃的躯干,这是为什么?是不是要将上百棵的樟树都格杀勿论?那时我真想找有关方面讨个说法。后来听说是这些树挡了有些居民家的光线,影响了采光。今年,这些没头没脑的樟树终于顽强地长出了几根枝叶,但要长成原来的模样,恐怕要经历好几个春夏秋冬!难道没有其他办法了吗?没有两全之策了吗?想起了前几年去过的离杭州西溪湿地300多米远的和家园,房子随地形而建,保留了原树原河,环境优美,让我惊奇不已的是不仅有鸟儿投食点,更有松鼠投食点!想想看,有鸟有松鼠出没的小区,人与之同存,何等的和美。

悼念亡去的广玉兰,心中对绿色的追求没有死去!

枫树

赵春华

张伟东

种子许下的诺言
在泥土深处萌发
经历了风风雨雨
它变得强大
长得挺拔
每一片红叶
都是它的心里话

枝干伸向蓝天
虬根深入大地
任何磨难它都不惧怕
在声音赞誉中
它依然朴实无华
微风阵阵吹过时
它在风中
讲述着一个爱情神话

96:4

冯允箴

96:4,这比分既不是篮球,也不是足球,更不是乒乓球、羽毛球、冰球……这是吃饺子的速度之比。

我的曾叔祖父冯诚求(字保如,四乡邻里都叫他冯保如),嘉定孔庙内的科举博物馆中就有他的名字,是1891年的举人,是我认识本族中辈份最高的人。当他耄耋之年时,我还是一个不满十岁的贪玩的孩子,可是有一次在饭桌上讲吃饺子的事,我听了终生难忘。

他说,年轻时到东北(据嘉定县志记载,他曾经在吉林省地方检察院任职),同事大都是东北本地人。谈起饺子,他承认还未吃过。于是一同事邀他星期天到自己家里吃饺子。到同事家时,同事正忙着擀皮包饺子。随后饺子下锅,同事先为他盛。他只要四个,先尝下味道。同事把碗端到正屋,自己则又到灶间去。饺子很烫,他细品慢咽,觉得味道不错,吃完后端着碗到灶间,请同事再为他添几个。不料同事两手一摊说:“没啦!”他说:“我见你包了一大摊,都到哪去了?送邻居了?”“哪里,两斤面一百个,我见你迟迟不来添,以为你够了,我就全吃了。要觉得味道好,下回再给你包。”这一来,我这位老祖宗算是领教了。

听这故事到现在已经六十多年了,我在生活经历中也未遇见过类似的怪事。现在写出来,是想让读者评判一下,是我的祖宗夸大吹牛了,还是确实有这种奇事呢?



闻蜜 袁玲凤/摄

履痕点点

今年夏天,我和老伴带着孙女去了一次延安,算是一次红色之旅吧。

早上四点半,导游敲门叫醒大家,匆匆用过早饭,在天色朦胧中向着延安出发。七点左右到达南泥湾,停车二十分钟,大家下车拍照。这里就是当年八路军三五九旅开垦生产的地方。导游说,这儿原叫烂泥湾,长不好北方的庄稼。三五九旅中有不少是南方战士,他们发现这里有水源,于是试着种植水稻,没想到当年就成功了。从此陕北高原也能产稻米了,这是个奇迹。

烂泥湾从此改名南泥湾。南泥湾不大,是一条两山之间的平地,最宽处也就是三四百米。南泥湾现在还是种植水稻,是当年南方的战士们为那里的百姓带去了福音。南泥湾现在还很落后,连个像样的公共厕所都没有。是当地的二位老人自费在路边盖了一个厕所,方便游客。导游提醒大家去那里上厕所别忘记付一块钱。我发现凡去上厕所的人都自觉地付钱,即便老人

再到延安

陆慕祥

不在,人们也往门口的小盒子里投进一块硬币。

上午八点,我们到达延安。第一个节目是看情景剧《延安保育院》,每人门票198元,老人、学生都一样,连一路享受免费待遇的残疾人游客也不例外。导游在路上已经做过工作,在延安全部景点都免费,只有观看此剧要付费,演出收入主要用来办学,算是为老区人民作点贡献吧。《延安保育院》剧情不复杂,演的是保育院收养烈士和革命前辈们的子女的故事。从1938年至1947年的十年间,保育院共收养了五千多名革命后代,这些孩子们中不少是领袖的子女。1947年战略转移时,孩子们几乎每天在转移走路,二年步行三千多里才到达北京。看到动人处,人们不禁感动落泪。

在延安,我们参观了杨家岭、枣园等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旧址,参观了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居住的窑洞。我特

意为孙女在毛主席居住的窑洞前拍照,为这次红色之旅留念,也希望她了解一些革命前辈艰苦奋斗的经历,珍惜现在的好日子。

延安的变化很大,现在的延安也是高楼林立,马路宽敞,和各地城市别无二致。从西安到延安的高速公路早已开通,四小时可直达延安。1994年我们早上从西安出发,走国道,傍晚才到延安。革命圣地今非昔比。

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这是诗歌中的景物,现在延河只有雨季发水时才有滚滚之流。宝塔山还在,但已成危塔。游客只能远观景象而不能登塔。

延安特产狗头枣很有特点,个头特别大,而且还一头大一头小,当地人称它狗头枣。这个名字起得很土却很有吸引力,经导游介绍、品尝,果然好吃,于是大家纷纷掏腰包。我想比起到日本去买个马桶盖什么的,买老区人民的土特产更有意义,人情做得是地方,是吧?